

知味

## 栗子羹

◆张富国

医家称栗子为“肾之果”，生食可治腰脚不遂。苏辙秘方食用板栗，治好了自己的腰膝酸软。“老去自添腰脚病，山翁栗旧传方。客来为说晨兴晚，三咽收白玉浆。”白玉浆，是生栗汁的美称。每日晨昏，咀嚼新鲜的栗子，满口白浆，慢慢吞咽，可以舒筋活络，治疗腰腿酸痛。吟诗而诵，传递秘方，倒也妙趣横生！

新摘的生栗子，不好去壳，但脆嫩、浆水足、好吃，一嚼，微甜滑溜，满嘴碎粒。如果风干几天，肉微起皱纹，稍软，细腻有韧性，也甜了许多，成了“风栗子”。葛绍体诗云，“上柏山前翠翠红，半筐沿壁挂秋风。轻黄肉皱紫皮脱，细入微甜咀嚼中”，趣味全在如痴如醉的细细咀嚼之中。在我的印象里，食用栗子大多水煮、烹炒，很少生吃。不想，进入老年，阳气渐衰，老眼昏花、腰膝酸软、牙齿脱落，这是肾气不足惹的祸。听人指点，取板栗子，每晨吃十多粒，配食猪肾煮粥，是补肾良方，人称“干果之王”“人参果”。

明代诗人吴宽喜欢用栗子和米一起煮粥，他在《煮栗粥》中写道，“腰痛人言栗强，齿牙谁信栗尤妨。慢熬细切和新米，即是前人栗粥方”。名声在外的栗子粥，主料为稻米和香栗子。取上好的鲜栗子，加水烧开后取出，剥去外壳，栗子肉切成丁块，大米淘净，入锅，旺火烧开，小火煮至软烂，粥汤稠浓，加糖即好。这粥，可补肾，益腰脚。

还有一味桂花栗子粥，取糯米或大米、栗子、糖桂花或白糖适量，栗子洗净煮熟，去皮后用破壁机打成粉末。糯米放入清水里泡涨，与适量清水煮开后，转小火焖煮半小时。加入栗子粉，米浆粥稠时，撒上糖桂花或是白糖调味即可。

桂花栗子羹，贵在舍得花时间用材料。栗子煮熟，去壳去皮，捣烂成块，另取山楂糕切成细丁，下锅小火熬煮。板栗粒拿捏得很微妙，不能硬邦邦的，也不能粉过头，吃两口就噎；更不能软塌塌的，一点嚼头都没有。半化时勾芡，撒入桂花。这羹，粉香绵软，柔腻顺滑；这香，自然妙美，醇厚馥郁。更为绝妙的，这羹，柔软细腻中，颗粒感十足，吮一口，嚼一嚼，层次分明，好似脱胎换骨。栗子的橙黄，山楂糕的鲜红，勾兑出琥珀色，金黄的桂花相缀其间，柔美的爱意，一下子铺散开来。烦躁中，丝丝平静在舌尖沁透，一种安闲的享受油然而生。

杭州有一处名胜满觉垄，是秋季赏桂的好地方。这里桂花飘落如雨，金沙铺地，踩在上面，软绵绵的。虽心有不忍，却总会不由自主地走上一遭。此处的桂花，做成桂花栗子羹，新熟的栗子软软的，和上西湖白莲藕粉一起煮，再撒上几朵桂花，雅淡清香。当年徐志摩在这里赏桂，桂花雨中落，本已凄凄憔悴，雨中人极像“羽毛浸湿的鸟”，更是凝重深沉，野趣雅致里，最终仍要直面酷烈的现实。只可惜，徐先生没有品上一碗桂花栗子羹，又怎能用甜美来取代风雨作阻的惆怅？

如果栗子羹放凉结块，像果冻一样，感觉就会更胜一筹。日本的镰仓时代，这种吃法传到寺庙，僧侣们不吃肉食，便以红豆、葛粉、栗粉、面粉做成羊肝形，就成了羊羹。这道日式甜点，光滑、致密、半透明，像山楂糕，是地道的糕点。其实，在中国，羊羹本是羊肉熬成的浓汤热食，久熬的羊羹，饱和脂肪酸含量很高，羹汤冷却时，会凝成固体，方便携带，广为流传。日本的栗子羊羹，有羊羹的香甜鲜美，更是中国栗子糕的翻版，却缺少了栗子糕的精美：以栗子泥夹糕片和澄沙馅，分五层，上中下为黄色栗子泥，中间夹红、褐两色的金糕、澄沙，色泽艳丽，松软细腻，香甜适口。

周作人先生感叹：“有一件东西，是本国出产的，被运往外国经过四五百年之久，又运了回来，却换了别一个面貌。”说的就是羊羹。这东西，巧借人家的名气，弄个不伦不类的名字，真不知道怎么想的。

初夏时节的一天，云雾弥漫的罗霄山脉，貌似93年前的那个夏日。

伴随着飘来的一场细雨，我们将脚步轻轻踩踏在通往黄洋界哨口的小道上，心情异常激动。

与当年红军官兵走过时相比，这条小路极有可能已经拓宽了许多。脚印叠着脚印，来往的行人中，已有人情不自禁地吟诵着毛泽东的《西江月·井冈山》：山下旌旗在望，山头鼓角相闻。敌军围困万千重，我自岿然不动。早已森严壁垒，更加众志成城。黄洋界上炮声隆，报道敌军宵遁。

随同人们在前后向上攀登时，我们触摸历史的心境更加急迫。跨越93载岁月，今天能登上黄洋界，追寻那穿越时空的隆隆炮声，又该是怎样的一种震撼。

黄洋界，海拔1343米。茂密的树林丛中掩映着一排灰瓦平房，淡黄色墙体上方，“黄洋界哨口营房”的红色牌匾分外醒目。踏入营房，踩在黄泥地上，雨天潮湿的气息扑面而来。我试图寻找一些当年红军战斗的痕迹，四下打量，只找到墙壁上十几张黑白照片，无声地诉说着那段难忘的硝烟岁月。

1928年8月30日清晨，黄洋界保卫战打响了。双方力量对比悬殊——国民党湘军和赣军共5个团，来势汹汹；黄洋界上，只有红三十一团团长朱云卿、党代表何挺颖和营长陈毅安率领的两个连。

山下，源头村弥漫着大战前夕的紧张气息。国民党反动派军队的指挥员没想到，这次看似必胜的“围剿”，几分钟后会因红军一门刚刚修好的迫击炮而引发溃败。山上，红军将士从茨坪修械厂搬来了刚修好的迫击炮。三发炮弹，前两发因受潮均未打响。第三发炮弹终于脱膛而出。顷刻，源头村腰子坑的敌军指挥所沙石飞溅，一片狼藉。

诗路歌歌

## 黄河 黄河

◆李鸿雁

走近你

该用什么样的字眼  
来描述你的奔腾与旷远  
跋山涉水、千里万里  
从青藏高原、黄土高原  
从巴颜喀拉山、贺兰山  
亘古不变  
一路浩荡、一路蜿蜒

黄河之水上  
来润泽大半个中国  
哺育整个中原  
我在壶口、花园口  
我在黄河岸边  
看惊涛拍岸  
咆哮飞扬的浪花  
那是历史的狂澜  
那是岁月的行板  
那是华夏跌宕起伏的命运  
那是中国波澜壮阔的画卷

黄河，黄河  
辽阔的母亲河呵  
乘风破浪  
一路高歌一路向前  
没有什么能阻挡你  
奔流不息入大海  
没有什么能阻挡你  
拥抱明天，走向深蓝

我是黄河的女儿  
我爱你源远流长的执念  
我爱你激流勇进的果敢  
如果，能为你写一千首诗篇  
我愿不舍昼夜  
写尽你一路999首  
雨雪、风寒  
剩下最后一首  
我要匍匐在你的脚下  
用最崇高的敬意  
为你写下永久的礼赞

新书架

## 《珠峰海螺》：黄怒波磨砺十年致敬珠峰新高度

◆沈西

磨砺十年，黄怒波为世界最高峰献上了自己的新作——《珠峰海螺》。这是一部融会极峰探险、商海浮沉、情感纠葛等多元素的力作。紧张的情节之中，各色人物轮番登场，纠缠、博弈，演绎了一场惊心动魄的奋斗传奇。

早在2012年，黄怒波就开始构思写作这部小说，并与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叩印沟通、确立了选题，经过十年的书写和反复修改打磨，《珠峰海螺》终于面世。这部沉甸甸的作品，浓缩了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图景，而贯穿于其中的气脉，是勇攀高峰的拼搏精神——无论是世界的“最高海拔”，还是社会生活的“精神高地”，书中对于登山、商战、环境、当下社会的思考，均体现出了不断创新、永不服输的精神气质。

奄奄了。我不吃饭，也不再说话。我妈便在我们家西屋地上铺了一张席子，把我放在上面，就等着我咽气了。

不知道我二姨怎么听说了这件事儿，那天天还未亮，她就拉着二姨夫来到我们家。一看见蜷成一团的我瘦得没了人形，拉了几天天，开始还会跑厕所靠墙根，慢慢地裤子都提不上了。医生束手无策，父母更是一筹莫展，到最后也就不再抱着我去医院了。父亲也想了很多办法，给我弄来一些草药，一样一样地熬了给我喝。我喝进去多少吐出来多少，终是没有用处。后来他干脆天天躲出去，不敢面对我，害怕看见我那难受的样子。母亲也不知道听谁说了，朝翻肠子人拉稀，这病没得治，就直接把我扔到灶火后用草灰堆里，随便拉去，反正也不后洗。她后来从不提这事儿。要说也没啥大惊小怪的，乡下小孩子命糙，哪个病了不是拖拖就好了？要是好不了，那也没办法，拖好了是病，拖不好了是命。说白了，其实是等我自生自灭。这样拖着拖着我真的就气息

朝花夕拾

## 风过犹闻战鼓声

◆游磊

93年过去，在营房外不远处的山坡上，我们看到了那门迫击炮的复制品。历经风雨侵袭，这门结构极为简单的火炮如今锈迹斑斑。但它的炮管始终对着天空，宛如93年前战场上那群年轻战士，保持着昂扬向上的革命意志和战斗精神。

不觉间，我们已来到为了纪念黄洋界保卫战的伟大胜利、江西省人民政府修建的座西朝东、高12米、底座长4米、宽2.8米，正面镶嵌有朱德同志“黄洋界保卫战胜利纪念碑”的亲笔题字，背面是毛泽东同志的手迹“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纪念碑，与主碑相对应的是一座高7米、底长11米、宽2.6米的横碑，其正面镶嵌着毛泽东同志手书的烫金“西江月·井冈山”诗词全文，背面为朱德同志手书的三个烫金大字“黄洋界”。

抚碑追昔，又怎能不让人发出“云间遥指黄洋界，风过犹闻战鼓声”的感慨。

从黄洋界哨口到山下大陆，往返超过60公里。最陡峭的一段小路长约4.8公里。

在云雾茫茫的大山里，沿着铺满鹅卵石的狭窄山径前行，一块很显眼的“挑粮小道”木质路牌

映入眼帘。90多年前，毛泽东穿着破旧的草鞋、朱德挑着写有自己名字的扁担，和红军战士们一起走在这条崎岖的小路上，挑粮上山。

当时，井冈山上的红军缺粮少弹，平均每人只有两三发子弹，晚上只能盖茅草御寒。如今，石块铺就的挑粮小道已被青苔覆盖。黄洋界上，红军当年构筑的战壕里，满是新绿，满山遍野的翠竹展示着旺盛的生命力。

“这些竹子和黄洋界保卫战有着特殊的联系。”游人中，一位中年人在向同行者感慨万分地讲述着那段历史。

那一战，敌我兵力悬殊。红军发动群众就地取材，用竹子构筑了“竹钉阵”和篱笆障碍，迟滞了敌军的前进速度。“以竹为钉”“滚木礮石”“鞭炮齐鸣”这些充分体现当年井冈山军民智慧的诸多战斗细节，以现在年轻人的眼光来看，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当时红军兵力和武器装备所处的劣势。

在井冈山革命博物馆，我们看到了一门特殊的大炮：三个铁圈紧紧地箍着一个中空的木头，上面有几道裂纹，尾端一个小孔放置引线。“这是黄洋界保

书人书话

## 文学是光

◆黄文娟

周百义老师是我前辈加同乡，《岁月绵长》不仅是他近年的创作结晶，也是他回顾六十多年人生际遇的感慨与心得。这位从大别山区走出来的少年，在刚刚完成小学学业的时候，恰逢风云动荡，因出身不好，他下乡当过农民，做过小油匠、挑夫、挖过药、插过秧；做过代课老师，一边教书一边自学参加高考，师范毕业后在工作之余笔耕不辍。在而立之年，他凭借自己的一支笔考入武汉大学，最终进入自己钟爱的文化行业。这种人生轨迹，怕是连当下的励志爽文也要叹服三分的。

在那个年月里，尽管我只有十几岁，但生产队的一应活儿，我全都参加。有一次，十分疲劳的我坐在田埂上轻轻地叹息了一声，队里的会计恰恰听见了，他问我：变泥鳅还怕泥巴糊了眼睛？那些日子里，我足足是一条泥鳅。

“知足是一条泥鳅”，是蛰伏谷底之人的自嘲与不甘，少年心气与力量也都在这里了。山地生活苦多甜少，把苦都化作戏谑和动力，是作者彼时习得的智慧，也是此后人生的基底。

虽然乡下劳作辛苦，但是少年时洒在大别山区的汗水，印刻于河边山顶的思索，却有着月明珠夜的朝气。周百义描写山村风物的文字，更是清新怡人：

小河尽管石头裸露，但由于河水的冲刷，有些特殊地段，如有巨石裸露，水激沙移，便会出现一些或大或小的水潭……潭阔约丈余，水深可及人。如天气晴朗，日光直射，潭底悉数可见：大大小小的鹅卵石，闪烁烁的石英砂子，五彩斑斓的鱼儿。这鱼儿时在其间穿梭往来，优哉游哉，一派绅士风度；时而仿若空中蜻蜓，翕然不动，似在参禅顿悟。

随手拈出一段文字，就能见出周百义作为作家、编辑的底气。细腻的文笔，摇曳生姿的描写，初看有鲁迅写童年的意趣，细读之下，柳宗元的风范和神韵亦包蕴其中。文学是光，使一切困窘出尘。

除了这些珠玉般的小文，全书最长的一篇怀想，满含对托尔斯泰虔敬之心的《一个匍匐在大地上的人——在托尔斯泰墓前的随想》，更是让这个散文家充分施展了拳脚。一段对托尔斯泰生活场景的想象，完全洋溢着作者对所敬仰之人的拳拳爱心：他写作《战争与和平》时，新婚不久的

战时红军使用的自制武器松树炮。”讲解员讲述说，“这种简易的防御性武器，一般用几次就会裂开。”

让人难以置信的是，黄洋界保卫战往前推数十年，德国制造的克虏伯大炮就已在近代的多项重要战争中得到广泛应用。与有效射程超过万米的克虏伯大炮相比，眼前的这门松树炮存在着严重的“代差”，简直不在一个“重量级”。

沉思良久，我在想，红军将士当时的装备如此简陋，而那炮声又“隆”在哪里？

山鸣谷应。置身峰峦幽谷的旧战场，我已渐渐领悟到，黄洋界上的炮声，传递、放大的是人民军队必胜的信心和力量。只要战略战术得当，就可以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紧紧团结群众、依靠群众，就能汇聚起无穷的力量。

草木无声，却有记忆。竹林掩映下，黄洋界保卫战胜利纪念碑高高矗立。站在碑前，那段历史仿佛变成一段影片在我的脑海中反复播放，提醒着那胜利背后的历史逻辑，那颠扑不破的真理：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

细雨中，我站在山顶远望黄洋界，追溯那段历史，寻找那场战斗的意义。

直到偶遇一群学生模样的参观者那一刻，一句话突然浮现在我的脑海：星星之火，可以燎原；革命薪火，代代相传。这句话的背景音，不正是黄洋界上的隆隆炮响吗！

在中国革命的版图中，井冈山如同一把火炬。登上井冈山，站在黄洋界，看到全中国、全世界，这是共产党人的情怀，更是共产党人的智慧和境界。

回头看，我们自信坚定；向前看，我们自信从容。因为心中有信念，我们的目光无畏雾雨与阴霾。明天，太阳会照常升起，江山将会更加明媚。

妻子索菲娅就睡在这张熊皮上，紧紧地挨着他的脚。当他在书桌上奋笔疾书，拿破仑冒着严寒进攻他心爱的祖国，库图佐夫元帅率领着军队展开殊死的抵抗，而他的脚下，却是18岁的小妻子舒缓如音乐般的鼾声。这时，托尔斯泰的笔下仿佛灌注了灵感的魔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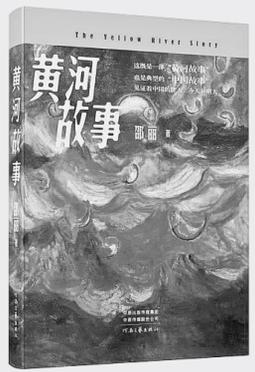
除了虚构的动人场景，还有周百义面对先贤时的思索与总结：“如果说托尔斯泰有什么教义，那就是他反复强调的，不以暴力抗恶，道德的自我完善、宽恕和博爱。”更有反观自身时切肤而实际的灵魂拷问：“作为中国的作家和媒体人，我们怎么办？今天，我们还应当向托尔斯泰学习什么？面对丛林中与泥土长眠了108年的托尔斯泰，其实，我们不用再问他应当‘怎么办’了。”

对这种灵魂拷问，出版家周百义自然有自己的答案。在这部散文集中，周百义回忆了自己与莫言、雷达、贾平凹、汪曾祺、冯骥才、周大新等文学大家的合作，尽数了深具影响力的那些书如《雍正皇帝》《张居正》《狼图腾》、刘震云作品系列、阎连科作品系列、“九头鸟”长篇小说系列等是如何从毫末成长为高木的。除了这些大家，周百义对文学史上的遗珠的打捞，也是不遗余力的，比如《朱英诞文集》。对于这个“文学史上的失踪者”的作品出版，周百义并不是猎奇或是一时心血来潮，而是有着明确的目的和历史使命感的：“朱英诞的诗歌能否与孟浩然的田园诗一样成为经典传之后世，文本很重要，但是，出版者、读者、研究者在其中发挥的作用同样重要。中外作家的许多作品经过各方努力成为经典传之后世，已经证明了这个‘经典化’理论的正确。”

出版是经典化的重要环节，这个意识，在如今这个内容创作越来越多元化、平台化、娱乐化的时代，无疑是一个应该一遍又一遍被铭记、一次又一次去实践的卓见，也是作为出版人足以引为自豪的根本所在。

周百义已退休好几年了，但是中国的文化行业，他始终“在场”。那个曾自比为“泥鳅”的大别山少年，如果能穿越时空看到站到托尔斯泰墓前的自己，看到在他手边诞生的那一本本影响深远的著作，看到这本开闢的、光彩照人的文集，应该也是欣慰的，幸福的。

## 连载



我是块木头。我夜晚做梦都能梦见我母亲用一根指头戳着我的头说：“无情无义，整天木个脸，好像谁都欠你二斗米钱！”

在二姨家的几年，是我过得最幸福的时光，后来我也一直把那里当成自己的家。我还学会了撒奸，晚上躺在二姨的怀里，

我娇羞地说：“我会听二姨二姨夫的话，好好念书。等我长大后有本事了，买好多好多鸡蛋，给你们吃。”我第一次说出这样娇情活的话，不敢看二姨的眼睛，我知道二姨会笑得嘴都合不拢。可是她的眼泪哗哗地淌，把我的头发都弄湿了一大片。

“我苦命的孩儿！”二姨用指头梳着我的头发，心疼地叹息道。

我把二姨夫抱我回去的那一天当成是我的新生。农历七月二十六。我母亲第一次晕倒也是在那一天。我一直有点奇怪，为什么母亲正赶上那一天生病？莫非冥冥之中真有什么神奇的力量吗？

表哥和我大姐是同班同学，在学校里两个人非常好，谁若有点稀罕的东西，都偷偷带给对方。但当着别人的面，两个人从不说话，一开口就脸红。这事儿被同学看出端倪，开始起哄，喊他俩俩口子。二人也算青梅竹马，情投意合。这事不知怎的传到我母亲耳朵里了，她跑到我二姨家大闹了一场。我妈不喜欢二姨的儿子，说他没有汉子

气，太懦弱。她连带着把二姨二姨夫数落得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她跳着脚说，你们得管好自己的儿子，他再招惹大姐，我闹得让他上不了学！

二姨小声回嘴道：“骂过去骂过去，那不是你的外甥啊？”“我不认这个外甥！从小就瘦瘠子一样！”母亲瞟了一眼二姨夫道。

其实二姨也不喜欢我大姐，她觉得我大姐太能了，也太自私，大的不睬小的不让，吃屎都是在那个尖儿。所以二姨索性借着这个事儿，先托人给我表哥定了一门亲，好歹将这事平息了。

还是我大姐先结的婚。男方家庭条件不错，爹是乡邮电所的一个小头目，算是有头脸人家的孩子。我母亲最看好的就是男孩的汉子气，高大威猛，坐像一座钟，走路一阵风，把我母亲高兴得合不拢嘴说：“敢作敢当，一看就带种！”

但结了婚不久，俩人就开始打闹。我姐脾气逞强惯了，处处要压人家一头。那个男的也是个火爆脾气。结婚没几天就开始